

花开半夏

九夜茴
作品

长篇小说

花开半夏时
爱葬于别处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花开半夏

九夜茴
作品
长篇小说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开半夏 / 九夜茴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7664-8

I. ①花… II. ①九…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05787号

书 名 花开半夏

著 者 九夜茴

责任编辑 孙金荣

特约编辑 李玉峰 刘昕婷

文字校对 郭慧红

封面设计 赵 颖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10千字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664-8

定 价 29.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
花开半夏

引 / 001

十二岁·遇见 / 005

十七岁·雷雨 / 033

二十岁·依稀少年 / 057

二十岁·他与她 / 085

二十一岁·在一起 / 127

二十二岁·告别红颜 / 171

二十六岁·花开半夏 / 217

尾声 / 243

番外篇 某年某月，某时某人 / 246

后记 / 264

叶向荣走进警局大厅的时候，正好看见一个女警察领着一对小孩往外走，她一边叮嘱着“要听阿姨的话”一边停下来朝叶向荣行礼。而那对孩子显然不懂叶向荣的官衔，仍然自顾自地说话，小女孩绑辫子的丝带松了，小男孩踮起脚尖替她系了个歪歪扭扭的蝴蝶结，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呵呵地笑了。

那样童稚的笑容，让叶向荣狠狠恍惚了一下，他径直走过去，蹲下来看着他们问：“小朋友，你们多大啦？是姐姐和弟弟么？”

小女孩有点羞涩，小男孩抢前一步挺着胸膛说：“我 11 岁，姐姐 12 岁！”

“他们是前一阵走私案犯留下的孤儿，今天联系好可以收养的福利院了，正要送过去呢。”女警察在一旁毕恭毕敬地解释说。

叶向荣点了点头，摸摸男孩子的头说：“要听话，好好念书，姐姐要照顾弟弟，弟弟要保护姐姐。”

小男孩看着叶向荣，转了转眼睛，突然指着他说：“你有枪么？”

叶向荣一怔，下意识地摸入怀里说：“干什么？”

“给我吧！”小男孩大刺刺地伸出手。

“为什么要枪？”

“有枪很厉害，这样就没人再欺负我们了！”

女警察的脸色一下子变了，忙拉住小男孩说：“哎呀，这孩子！怎么能要那种危险的东西呢！乖乖听话就不会被欺负！”

“我们之前很听话啊，可是照样被欺负。”

小男孩嘟起嘴，看女警察的眼神有点怀疑和冷漠。叶向荣看着他，紧紧握住他的肩膀说：“小弟弟，记住，如果有人欺负你们，可以来告诉我，发生任何事都可以来找我，我的名字叫叶向荣。”

“找你就行吗？你帮我们？”小男孩专注地看着他问。

“嗯，找我就行！我帮你！”叶向荣重重点了点头。

“好！”

小男孩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女警察看了看门口，有些为难地对叶向荣说：“叶队，车已经来了。”

“走吧小弟。”女孩子很懂事，伸手拉住恋恋不舍的男孩，向叶向荣鞠了一躬说，“谢谢您。”

小男孩一边往前走一边回头看他，快走到大门口的时候，突然大声地喊：“你真的行吗，叶向荣？”

“真的行！找叶向荣！”叶向荣朝他挥手，那小小的身影在他脑海里与另一个身影重叠起来，令他禁不住心酸。

送走那两个孩子之后，叶向荣去了局里档案室。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刑警队叶大队长总是爱去档案室逛一圈，有人说那里记

录了叶队手里办过的最大的西街码头“10·29”案，所以他喜欢在那里寻找力量；也有人说那是让他声名显赫的案子，所以他喜欢在那里标榜荣誉。

但不管是寻找力量还是标榜荣誉，那个震惊海平市的大案都是带着历史的厚重感而真实存在着的。

叶向荣望着那一排整齐的落了些尘土的档案盒，不自觉地皱起了眉头。其实来这并不是个舒服的过程，每次看见那些化为简单干瘪文字的资料，叶向荣都觉得自己心底某个地方硬生生地疼起来。

随着档案被一起尘封埋葬的不仅仅是他为之奋斗十多年的鲜活的青春与生命，不仅仅是海平最大走私贩毒案的侦破，还是令他至今也无法释怀，曾经在他眼前真实发生又真实泯灭的故事。

阳光照射在尘埃上，扬起了搅乱光阴的迷雾，叶向荣闭上眼睛仿佛还能见到那个满身雨水的小男孩怔怔地看着他。那目光并没有因为岁月的累积而模糊，反而像穿过绵长久远的时光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里，永世不忘……

花开半夏

十二岁·遇见

即使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
即使重新选择一百次，
也许他们还是会期盼，
在十二岁那年的一场相遇……

1. 约定

说起叶向荣的履历，在那个轰轰烈烈西街码头“10·29”大案之前，其实他最先是祥叔的案子崭露头角的。

那时候他是刑警队的栋梁之才，年轻有为，跟了不少大案要案的专案组。他干得也格外拼命，事无巨细地一直坚持在最前线，盯点撒线都亲力亲为。在他心里一直有着一种坚定的信仰，他站在正义的一边，而他所面对的，毫无疑问是邪恶的。

或者说，应该是邪恶的。

那一年祥叔折腾得有点不像话了，狂妄的结果就是接二连三地出现小纰漏。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人只有一双眼，只能望着前面。不管做什么事情，不管得意还是失意，都要记得看看身后。百密仍有一疏，而这一疏往往决定胜败。就像小伤口亦会致命的道理一样，祥叔也在不知不觉间走向末日。

总局已经安排好了收网的时机，逮个最终现场是必不可少的。线人的消息，左右不过这两天，就快有动静了。一般传来的话总有点含糊，祥叔混这么久了，

老东西老奸巨猾，鼻子灵得很，叶向荣他们也吃过暗亏。但这次线人很肯定，所以局里更加重视，几个点都是三人值班，叶向荣直接盯最要紧的A点。

A点在海平市临海的地方，那里最早只是一个小渔村，后来随着海平经济的发展，慢慢成了块热闹的地方，因为挨着海平最大的祁家湾码头，所以鱼龙混杂。但是贫富之间的差距在那儿画了一条不着痕迹的线，既有新盖起来的公寓楼，也有几十年不变的低矮民房；既有衣冠楚楚的新贵大款，也有仍靠出海讨生活的渔民。

快入秋了，天气却还带着夏末的余热，天闷得像憋在罐子里，傍晚前下起了雨。

A点只剩下了叶向荣和一个新进刑警，和他一起的老搭档吴强去和女朋友约会了，那家伙30多了，典型大龄剩男，这主儿也是个玩命的，之前的女朋友都因为工作的原因吹了，这次好不容易谈了个能谈婚论嫁的，是说什么也不会轻易放过了。吴强临撤之前拍着叶向荣的肩膀一脸了然地说：“老叶，我知道你最爱的是案子不是女人，你喜欢祥叔胜过东哥的小姐！所以我保家你卫国，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了！”

“妈的！搞个屁呀！”

想到这里叶向荣狠狠吸了最后一口烟，抬手扔烟蒂的时候，却被楼下垃圾堆前的一个淋着雨的小小身影吸引了。

那是个游荡在这附近的小男孩，叶向荣已经看见他好几天了。显然他是孤儿，不管什么原因，总之是被父母和社会抛弃了。这在海平市并不特别奇怪，处于经济高速前进道德却缓慢倒退的年代，两者之间形成了足够的空间承载这样的人生，叶向荣已经看过太多了。这是世界的问题，政府的问题，甚至上帝的问题，但不是叶向荣的问题。他一个刑侦警察，管不了这么多。

只不过那个在雨中固执地寻找食物的孩子有着看上去坚强却单薄寂寥的影子，

那影子像一根刺似的扎在了叶向荣的心里，时不时地拷问一下他的良心，让他难以忍耐下去。

叶向荣瞥了眼对面筒子楼仍半掩着帘子的窗户，已经三天了，还是没有动静，他又转头看了看楼下的小男孩，最终还是叮嘱了新刑警两句，拿起伞和饼干跑下了楼。

叶向荣走到小男孩的旁边为他撑起了伞，孩子很警觉，瘦削的肩胛骨一耸，马上转过了身，狐疑地看着眼前高大的男人。

“吃吧！别捡那些脏东西。”叶向荣把手里的饼干递过去。

小男孩有些犹豫，但眼睛始终盯着那半袋威化饼干，咽了口吐沫，还是小心翼翼地接了。

“你叫什么名字？”叶向荣看着小男孩说，他狼吞虎咽地吃着，刚才冰冷的眸子里闪出了小孩子眼中应有的幸福感。

“魏……”小男孩咬字不清地说。

“姓魏？名字呢？”

“不记得了。”

“家在哪里？”

“不记得了。”

“那怎么到这儿来了？”

“被骗子骗来的，我跑出来了。”

叶向荣皱了皱眉，人贩子他也抓过不少个，这些人最可恶，一个人就能毁掉几个家庭，有的小孩从海路被运走，船里就可能被折腾死，简直丧失人性，令人发指。

叶向荣看这孩子也不完全是无家可归，摸摸最近抓的人贩子的底，没准还能找到小男孩的家人。

“还有么……饿。”转眼间那袋饼干已经见了底，小男孩向叶向荣伸出了手。

“有，等我上去再给你拿……”叶向荣指指楼上，就在那一瞬，他突然愣住，A点那个半掩了三天的窗帘严严实实地拉上了，这和线人提供的暗号一模一样！

叶向荣下意识地 toward 楼内跑去，他跑了几步又慌忙折返回来，一把拉住小男孩焦急且严肃地说：“我现在有事，必须走了。你听着，这两天哪儿都不要去，就在这周围等着我，我会来找你，送你回家！记住了，我叫叶向荣。”

小男孩格外认真地听着他说话，仿佛字字句句都刻在了心里，他使劲点了点头，重复了一遍：“等着你，叶向荣。”

“对！记住了！”叶向荣迅速站起来，把雨伞塞在小男孩手里笃定地说。

在风雨中高大的叶向荣的身影透着不可一世的坚定，小男孩摸着那把尚带体温的伞，觉得这个男人真的会带着自己找到家，记忆中几乎不存在的幸福也即将到来。想到这里，他脏兮兮的小脸上露出了一丝羞怯的笑容。

可是小男孩的想象很快被一声尖锐的声音打破了，他惊吓地抬起头，看见旁边一幢住宅楼的三层窗户被猛地打开了，暗蓝色的窗帘被风雨吹散，一个人从这扇窗户里跳了出来，落地时他显然崴了脚，但仍疯了一样跌跌撞撞地朝巷口跑去。

然而他的奔袭还是失败了，随着又一声枪响，他的小腿被击中，形成了不自然的形状，子弹入肉的声音在小男孩的耳畔被无限放大，要命地清晰，红色的血和雨水融在一起，一直缓缓流淌到小男孩的脚边。

小男孩早就扔掉了手里的伞，他捂着耳朵蜷缩在墙角，惊恐地看着血腥的场面。

顺着刚才的枪声，他在那个有暗蓝色窗帘的窗口看见了另一个人，那个人还是那么的坚毅，只是他的手中稳稳地握着一把手枪。小男孩知道的，那个男人在刚刚才告诉他，他叫叶向荣。

小男孩颤颤地爬起来，顺着墙根飞快地向远处跑去，风雨浸湿了他的衣裳，却怎么也冲不去空气中那股浓浓的血味……

2. 弟弟

那天之后小男孩还是持着恐惧去那个垃圾堆附近等叶向荣了。但是他没有站在明处，枪声与血给他的刺激十分深刻，他害怕自己也会突然面对那个黑洞洞的枪口，可他又不甘心失去这个机会，叶向荣给他的承诺太太好了，从来没人跟他说过，他还可以回家。

然而他等了三天，直到把夏末的最后一场大雨等完，直到闷热的空气变得冰凉，他也没能见到叶向荣的影子。

在第三天的傍晚，他几乎站立不住的时候，一只手突然伸到了小男孩的面前。他半惊半喜地抬起头，却没看到他想象中的面孔，一个老奶奶站在他面前，她脸上的皱纹很深，笑着说：“孩子，别站着啦，累坏了。”

小男孩失望地摇摇头，继续往远处望去。这个老奶奶他认得，也经常在垃圾场捡东西，偶尔还会给他些吃的。

“在等谁啊？我看你站这里好几天了。”老奶奶问。

“等叶向荣。”小男孩仿佛自言自语地说。

“叶向荣？哪个呀？”老奶奶扒拉开垃圾说。

“他说送我回家。”小男孩有些向往地说。

“你知道自己家在哪里？”老奶奶扭过头问。

“不知道。”

“那他怎么带你回去？”

“不知道……”

“唉……”老奶奶叹了口气，“不要是骗子啊，这年头什么人都有，谁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听她说的，小男孩不由得又想起那天的血迹，身上抖了抖，仿佛失了力气一般，一下子坐到了地上。

“没地方去了吗？”老奶奶弯下腰说。

小男孩含着泪点了点头。

“可怜啊，要不……跟我回家吧。”

“回家？”小男孩茫然地看着她。

“回家吧，不是什么好地方，但有个地方睡，有口饭吃。”老奶奶费力地直起身，一只手拿着两个空饮料瓶，一只手伸向小男孩。

老奶奶的话就像充满了魔力，小男孩不自觉地攥紧了她的手，两人慢慢地前行而去，走到巷口的时候小男孩回了一下头，在那个约定的地方，叶向荣最终没有出现。

小男孩对家的第一印象不是老奶奶那间古旧的小屋，而是看到他们身影迅速从小屋里跑出来的那个女孩。

女孩的眼睛干净美丽，雨水打在她的睫毛上，一滴滴地滚落，就像流泪了一样。可女孩丝毫不在意，只是一眨不眨地温和地盯着他瞧。

“奶奶，这是谁啊？”小女孩指着小男孩问。

老奶奶有点咳嗽，呛着声说：“好几天了，一直在垃圾堆那边，太可怜啦，一起过吧，好歹是个男孩子。”

“你叫什么？”小女孩丝毫不嫌脏，紧紧拉住小男孩的手说。

“魏……”小男孩怯怯地回答。

“魏什么？”

“不为什么！”

小女孩扑哧一下笑了起来，明媚的笑脸仿佛雨后的彩虹，小男孩从没看过这么温暖好看的笑颜，使劲瞪着眼睛，生怕错过她一点表情。小女孩凑到他眼前说：“不是为什么！是你叫魏什么！”

“不知道……不记得了。”小男孩惭愧地低下头。

“那叫如风吧！魏如风！我叫夏如画！你听，很合适的！”夏如画又笑了起来。

小男孩怔怔望着她的笑容，不由自主地点了头。

“先来洗洗脸！”

夏如画拉着魏如风进到屋里，自个冒雨跑到院子的缸里舀了半盆凉水，又颤巍巍地拎着暖壶对了半盆开水。

魏如风很久没洗过脸了，在她的注视下，有点别扭地把那盆清水洗浑。

可夏如画一点没察觉魏如风的小小尴尬，反而很兴奋的样子，捧着他的脸抹开眉间鬓角的泡沫说：“这里，这里还没洗掉。”

魏如风洗了三盆水才彻底清透了，夏如画很满意地看着他。魏如风脸有点红，偷偷瞄她一眼，指着她说：“你……那儿沾脏了。”

“哪儿？”夏如画拿袖子蹭了蹭脸。

魏如风摇摇头，夏如画说：“我瞅不见，你帮我擦下去。”

说着她就闭上了眼，魏如风小心翼翼地伸出手，用指肚去拂她的右眼角，那里有一个小黑点。可这一下并没擦下去，魏如风又凑过去吹了吹，还是没掉。

夏如画“咯咯”笑起来说：“痒痒！”

“就在眼角，你揉揉！”魏如风着急地说。

“那个啊？”夏如画如梦方醒，“那个是痣，擦不掉的！我生下来就有，我奶奶说，那叫泪痣，所以我爱哭，要流好多好多眼泪。”

魏如风似懂非懂，夏如画有点小小的沮丧，使劲揉了揉眼角说：“不好看吧？”

魏如风连忙摇摇头，那颗痣隐在她眼角下，确实有点像泪滴，也许别人有他觉得不好看，但是夏如画有魏如风就觉得好。

夏如画乐起来，高兴地拉着魏如风走进屋里，就像献宝一样地把自己的东西摆给他看。

“你看这是我的娃娃，奶奶从垃圾场捡来的，别看她少了胳膊，可是还是很漂亮对不对？她叫莉莉，你也可以和她玩。还有……喏！这是我的皮鞋！好看吧！也是奶奶捡的！稍微大了点，但我长大一些穿就好了！你看还有红色的蝴蝶结呢！不过这个不能给你了，你是弟弟，不能穿女生的鞋！”

“弟弟？”魏如风抬起已然清亮的眉眼说。

“是啊！你刚刚来啊，所以就是弟弟，我是姐姐！”夏如画理所当然地说。

“可我比你大呢？”魏如风有点不服气地说。

“不可能！你看你个子还没我高呢！不信咱俩比！”夏如画站起身，挺直了腰杆说。

魏如风偷偷瞄着他们的肩头，不好意思地别过了脸。他向四周看了看问：“你